

唐《裴怱墓志铭》考

□ 邹冬珍 卫文革

《裴怱墓志铭》，全名《唐故朝散大夫上柱国平凉郡仆寺东宫使乌城监监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志连同一批青铜器被犯罪分子盗掘后走私到英国。以后这批文物由我国政府依法追还。当时追还的主要依据就是山西南部出土的两方闻喜裴氏墓志。此志即为其中之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根据该馆惠赐的照片，此志为正方形，青石质。志文楷书，个别字为行书。竖排22行，每行20~27字不等。兹抄录全文并标点如下：

唐故朝散大夫上柱国平凉郡仆寺东宫使乌城监监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

宣德郎前太常寺节愍陵令薛胜撰

公讳怱，字如琨，河东闻喜人也。土有三姓，古称右族，故其受氏可得口略焉。大父瞿曷为同安守，理郡之良也。先父居默为太谷丞，王畿之光也。至于立言果行，养正迈德，有文足昭，有武足畏，公实兼而嗣之。未胜口会，从祖姊为孝敬哀后，遂以外戚里拜淮安郡仓曹。非雅好也，寻而口免。公以自古戚里非文雅之地，所以野王不登于贵相，去病坐致于冠军，苟能独伏，将在施用耳。乃起为左卫中候，转右卫司阶。会从祖季为驸马都尉，肮脏于綺襦纨袴之间，竟以构愆获废，公亦雁绪而默焉。贬之西山一都尉。久之，所坐既雪，公当复属县官。方灭匈奴，留神战马，凡在厩收，咸委亲贤。乃拜公平凉郡仆寺、乌城监监兼东宫使，加朝散大夫。虽思马斯臧，不愆戎旅之力；而惟寂惟寞，尚负平生之志。因忽忽不乐，以开元廿

一载终于官舍，春秋五十七。呜呼哀哉！夫人中山刘氏，廷评恕之女也。稟坤之柔，习坎之静。动与乐谐，言与礼合。姊其叔姒，母其孤侄，殷勤甚备焉。昊天不仁，以至德二载终于曲沃县之私第，春秋七十。其明年二月与公会葬于绛山之阳，礼也。嗣子若水、若思等触地无从，泣血待吊。赖符子万泉令千钧荣口王室，起家宰县，奉钱十万以主办，五十万以字孤。因此知公、夫人睦亲之慈仁，克家之轨训也。我方有后，不亦宜哉！乃为铭曰：

松柏之攒攒兮，棘人之栾栾兮；送我君子与我故口断人肝兮，遗此德业永不刊兮！

闻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名显赫的豪门世族。起源远古，宗支繁盛。自高阳发系，伯益开基，食采于裴城（今山西省闻喜县一带），历秦、汉、隋、唐至五代，名人辈出，茂郁如林。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被誉为士林领袖，冠盖中州，与三辅韦氏、河东柳氏、汾阴薛氏一起并称为“关中四大姓”；彪炳于史的人物不绝于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闻喜裴氏列为首位，载有宰相17人。据修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的《裴氏世谱》（以下简称《裴谱》）^[1]记载，裴氏家族先后出有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驸马20人，皇后、太子妃、王妃等9人。此志与裴皓夫妇^[2]、裴良^[3]、裴子诞兄弟^[4]、裴玘、裴休义、裴武、裴绍业、裴绚^[5]等墓志一样，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裴氏家族兴

衰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志主裴怱，史书无传。而《裴谱》所载裴怱“三十一世，确子。鄜州刺史，赠绛州刺史，太子仆”，与此志不合；另从《裴谱》“裴希先，三十二世，怱子。历骑曹掾、洗马中允、家令长史、温州刺史，驸马，尚永年郡主”的记载可知，《裴谱》所载裴怱与此志所记并非一人。

从志文内容看，裴怱的宦途并不通达。他先“以外戚里拜淮安郡仓曹”，“寻而口免”。按仓曹为隋唐州郡之佐吏，又称司仓参军，“掌仓廩、庖厨、财物、廛市之事”¹⁸，品级从正九品至从七品不等。后又“起为左卫中候，转右卫司阶”；不久“贬之西山一都尉”。左卫中候、右卫司阶，都是皇朝禁卫军左右卫之中级军官，据《旧唐书·职官三》¹⁹“左右卫各设‘司阶’二人，正六品上。中候三人，正七品下”。裴怱的最后任职是“平凉郡仆寺、乌城监兼东宫使，加朝散大夫”。仆寺，又称太子仆，唐代太子官属，《通典·职官十二》云：“唐因隋制，仆寺统厩牧署令、丞，掌车马、闲廐、牧畜之事”，仆寺的品级系从四品上。乌城在今甘肃省古浪县南。监监，据《旧唐书·职官三》：“（太仆寺）卿之职，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署”，监监就是“诸监牧”中的“牧监”。《旧唐书·职官三》：“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一千匹以上为下监。”“上牧监一人，从五品下。”“中牧监一人，正六品下。”“下牧监一人，从六品下。”“东宫使非官，乃一临时名号，即代表太子的使者。朝散大夫是唐代从五品下的文散官。裴怱虽然作为太子的“亲贤”主管“牧厩”，任此职亦“尚负平生之志”，但身处大漠边关，与马厩为伍，“惟寂惟寞”，对于一个五十余岁的老人来说，“忽忽不乐”势所必然。从其“以开元廿一载（733年）终于官舍，春秋五十七”推算，裴怱当生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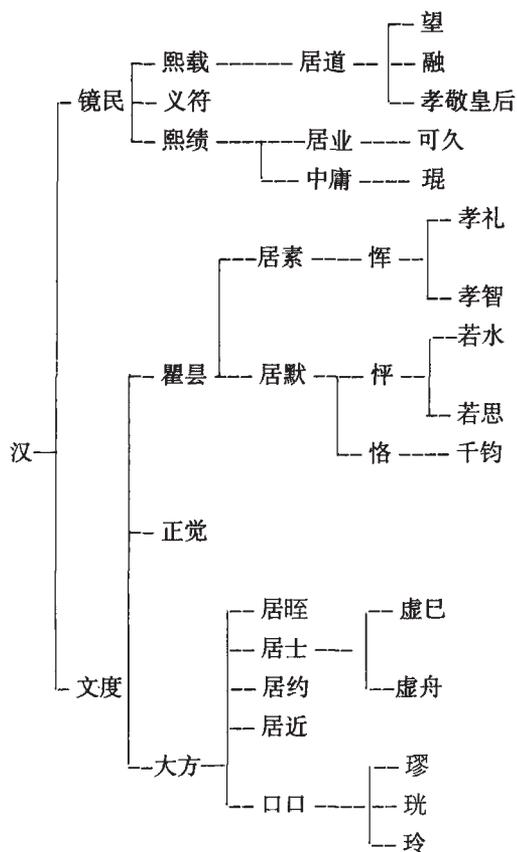
裴怱之祖瞿昙、父居默、子若水、若思史书皆无传。志云“瞿昙为同安守……居默为太谷丞”，《裴谱》依《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曰“瞿昙，二十八世，文度子，周舒州刺史”；“居默，二十九世，太谷令”。若水、若思《裴谱》均失记。裴怱之夫人“中山刘氏，廷评怨之女也”，按“廷评”系大理评事之简称。大理评事是唐代从八品下的掌出使推覆的法官。从其“以至德二载终于曲沃县之私第，春秋七十”推知，刘氏夫人当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小裴怱11岁，后裴怱24年卒。

此志所载的另外三名裴氏成员，与裴怱关系极大，史书上也有记载，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一是助裴怱等诸多裴氏子弟步入宦途的孝敬哀皇后。此女在初唐历史上极为有名，史书多处有记。其父居道相武后，祖熙载、曾祖镜民、高祖汉俱名动朝野。据《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咸亨二年）纳右卫将军裴居道女为妃……裴氏甚有妇礼，高宗尝谓侍臣曰：‘东宫内政，吾无忧矣。’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仁孝闻于四海……谥为孝敬皇帝’。其年，葬于焜氏县景山之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太子无子，长寿中，制令楚王诰（隆基）继其后。中宗践祚，制祔于太庙，号曰义宗，又追赠妃裴氏为哀皇后。”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守寡、名贤位重、宗族强盛、继子（即唐玄宗）又极为出名出色的前皇太子妃，后之当政者自然是同情尊重，又不能得罪，其能为亲属谋取一些中下级职位的官吏当属情理之中。二是助钱埋葬裴怱的万泉县令裴千钧，《新唐书》有传，《万泉县志》²⁰有《裴千钧德政碑》。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千钧，丹州刺史。（父）恪，亳州刺史。（祖）居默，太谷令”；志又云“赖符子万泉令千钧”；由此可知，裴怱与裴恪为亲兄弟，恪字赖符，曾为亳州刺史。裴千钧为裴恪子，即裴怱从子。裴怱卒时其为万泉县令，助钱埋葬裴怱势所必然。三是因“肮脏于綺襦纨袴之间”，造成裴怱贬官的驸马都尉，志不云其名，只称其与裴怱为“从祖季”。综合《裴谱》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裴怱之从祖兄弟为驸马都尉者三：一曰“虚已，居士子，光禄卿”；一曰“虚舟，居士子，左赞善大夫，左金吾大将军”；一曰“玲，太仆卿”，史书不载此事，未知三人中为谁也。唐代宫廷、宗室、外戚关系混乱，史称脏唐。但正史绝少记载此类秽事，既有亦含糊其词，如《资治通鉴》²¹（玄宗开元十年）乙亥，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即为此类事件之注解。此志虽寥寥数字，亦补史载之不足。

关于葬地，志云“葬于绛山之阳”。绛山，亦名紫金山，在今山西省绛县西北二十里与曲沃县交界处。绛山之阳即绛山之南。按此地在今闻喜县北，今属山西省绛县与侯马市界，距裴氏祖墓所在地凤凰原很近。但此志称“绛山之阳”，而同时期其他闻喜裴氏墓志或曰“高高原”，或曰“凤凰原”²²，估计一是两地确有一定的距离，二是当时两地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

撰者薛胜,当属汾阴薛氏,史书无传。其官职为“宣德郎、前太常寺节愍陵令”。宣德郎,唐代正七品下的文散官。太常寺节愍陵令,据《旧唐书·职官三》“(太常寺)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廩牺”。“诸陵署(设)令一人,从五品上……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

此志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显示出了史书记载之外误。志云裴怱“从祖姊为孝敬哀后”,而出土于河南省的另一裴氏墓志《唐故汝阴郡汝阴县令裴琨墓志铭》^[11]亦曰“公讳琨,字 琨,是哀皇后之再从弟也。”二人与孝敬哀皇后俱很亲近。又原北平图书馆藏《大唐故左亲卫裴君墓志铭并序》墓主人裴可久“父居业,梁州都督府司马”。据《裴谱》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此四人世系表如下:



按从祖姊即同一曾祖的姊妹,再从弟为同一高祖的兄弟。但从上表看,孝敬哀皇后与裴怱为同一高祖,是再从弟关系;而与裴琨为同一曾祖,是从祖弟关系。恰与墓志所载不同。就上表而言,设想居道

不是熙载之子,而是正觉或大方之子,则与二志所称俱合。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有二:一为史书之误;二是居道原为正觉或大方之子,后过继给熙载为子,但《旧唐书·裴居道传》未指出来。

[1]《裴氏世谱》,运城地区三晋文化研究会、河东闻喜裴氏研究会联合刊印,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

[2]《河东出土墓志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3]《山西襄汾出土东魏天平二年裴良墓志》,《文物》1990年第12期。

[4]《晋南发现北齐裴子诞兄弟墓志》,《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5][10]《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文物世界》2006年第4期。

[6]《通典·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

[7]《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8]何燊纂《万泉县志》,民国7年石印本。

[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版。

[1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158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邹冬珍,运城市河东博物馆; 卫文革,运城市文物局)